

書叢小範師

育教業商

著時權李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師範小叢書

商業

教育

李權時著

商業教育

目錄

第一章 經濟的教育觀	一
第二章 商業教育之性質	二三
第三章 初等商業教育	二五
第四章 中等商業教育	三六
第五章 高等商業教育	七三
第六章 社會的商業教育	九一

商業教育

第一章 經濟的教育觀

在未談商業教育之前，我們應先略明教育二字之意義。教育意義，至不一律，隨各人觀察點而異其辭。商業教育，在世人心目中，與經濟活動最有關係。今請言經濟學上的教育意義，則商業教育之性質，亦可迎刃而解，易於闡明矣。

人生在世，要喫，要穿，要住，要行，要其他種種。換言之，即無時無地不要消費財貨。但財貨之爲物，不能俯仰卽得，因此在消費之前，非生產不可。生產要素，有二大類：一爲自然界，總稱曰物。其顯見者，如土地，礦產等；其不顯見者，如自然力，如風力，水力，地心吸力，電力，等等，及自由財貨，如空氣海水日光等等。一爲社會界，總稱曰人。其顯見者，如勞力，或勞體或勞腦；其不顯見者，如事業之組織與管理，

及社會政治之安定。以人的活動加於物之機體，運用得法，則生財貨，是曰生產。生產之果，或直接供消費之用，或輔助後日生產之用。後者則稱爲資本。如機器，交通工具，人類營養必需品等，皆屬此類。用資本輔助生產，若運用得法，生產財貨，必愈多愈優，質量俱進，而吾人享用方面，愈可如所需要，人生福利，因此增進。所謂生產之意義，及要素，不外乎此。

但有物有人，未必便能構成生產也。民間故事，稱崇禎皇帝上煤山，見有米，有柴，有水，但不知如何造飯，心恐餓死，因之憤而自縊。此處亦有物亦有人，然卒不能有財貨的飯，可見有物有人以後，尚須視人的活動，如何加於物之機體，方可談到生產二字也。抑更有進者，在人的活動如何，加於物之機體以前，尚有二個條件：第一，人類必知該物體之存在，始能加以利用。汽力電力，不知存在於地球之上者若干萬年，然而必待近數百年來，纔有人知道；知道以後，始發明利用之方法。又如煤黑油，既汙且臭，昔人多以廢物視之，而不知其中藏有大好顏料，青黃赤紫，盡在其內，後爲人所研知，則煤黑油亦列入生產的財貨中矣。此項條件，即孔氏之格物致知，亦即孫中山氏之知而能行之說，在生產步訣中必不可少。第二，人的生產活動，須有組織，須無阻礙。今日的人，久已成爲一種社會動物，所食，

所衣，所住，所行，均不能完全由自己生產，而是必分工專業，互供其所需要。我爲衆人，衆人爲我。此種相互依賴，亦相互輔助之組織，當然不能毫無條理，彼此不能供應所需，而是必步秩井然，布置得宜，庶幾生產時能夠得心應手，效率增大。然生產活動，尚不僅須有組織，抑且須無阻礙。人既爲社會之動物，所足以阻礙生產者，除天災不計外，當以社會不安定，政治不清明爲最。兵災匪禍，貪官污吏，無一不足以使民不聊生，又奚暇以治生產。此政治之安定，所以亦爲生產之一要素也。

如上所說，可知生產之時，固然須物與人，但尤須三項條件：第一，人類必知物之存在；第二，人類必知如何將勞力加於物之機體；第三，人類必知如何使生產有組織，如何排除生產上之障礙。此三項條件，可名之曰生產智識；無此生產智識，即無今日之生產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吾人而信民間故事，則崇禱皇帝之上吊，正因其無生產智識也。

生產智識，非人類生而知之也。人類在地球上數萬年後，始知用火，其後始知用鋼鐵，始知由兩性分工而職業分工，而人類之團體生產，愈趨精密及複雜化。此種生產智識，父一生發見些須，即傳之於子；子得父之生產智識後，又增益些須，而傳之於孫；孫得父若子之生產智識後，更增益些須，而

傳之於曾孫。如此傳授，固不限於祖父子孫，凡先知者傳之後知者，傳授增益不已，生產智識累積日多，遂蔚爲今日最大之資產。一切文化，均以此爲源泉。向使生產智識，父不能傳之於子，子不能傳之於孫，則父之所傳者，終於父之一生而止，子欲得生產智識，非從頭做起不可，能否使所得過於其父，尙不能必，遑論增益光大耶？且卽能過於其父，亦終其子之一生而止，孫又須從頭做起，是生產智識將永無增益之可能矣。由此可知生產智識之傳授，爲造成今日如許生產智識之不二法門，而此項智識之傳授，卽所謂『教育』是。

教育者，一種繞灣之生產也。所謂繞灣，卽非直接生產之謂。譬如製鞋，舊式鞋匠，用手工製鞋，鞋頭、鞋底、鞋跟等之縫釘，均一手包辦，此即直接生產也。新法製鞋則不然，製鞋須鞋底、鞋跟等，均各有機器，縫釘修飾，亦各有機器，製成一鞋，須備多套之機器，無數之人手，雄厚之資本，此即繞灣之生產也。表面上繞灣生產，非常麻煩，不如直接生產之簡易，然論其效力，則直接生產時，每人每日製鞋，不過一二雙；繞灣生產時，或且十百倍之，不可同日而語矣。近代機器生產，均屬繞灣生產，所用機器愈精密，所繞之灣愈曲折，則一物之成，愈須經過千百次之手續，則生產效率亦愈大，近代生產之發

展，實利賴之。此種繞灣之生產，換言之，亦即爲有充分預備之生產。凡事預則立，生產亦不能外此。公例。生產上之種種手續，既有種種詳盡之預備，其效率之增加，固意中事也。繞灣生產之意義既明，則可以知教育之何以爲繞灣生產，蓋人們於生產之前，必須具生產之智識，所具生產智識愈宏，則生產效率愈增加；然欲具宏博之生產智識，非有長時間之學習不可，即非有長時間之充分預備不可。方其預備之時，毫無生產可言，待預備愈足，則日後之生產力愈大。此種預備，即爲教育之專責，故教育爲繞灣之生產也。此說德國先哲李士特 (Frederich Lisb) 已發其意，今舉其設例以闡明之。如下。李氏曰：

『使有二家長於此，皆爲地主，每人年有千元之餘資，各有子五人。此二人者，一則儲其所蓄以生息，而令諸子從事勞作；一則用以培養其二子，使成爲精敏而有學問之地主，而令其餘三子，各擇其天性所樂之職業，而學習之。前者係依價值說而行者也；後者係依生產力說而行者也。在前者之死時，其所有之交換價值，或遠超於後者之上；然以言生產力，則遠不及之矣。奉生產力說者，分其財產爲二部，每部藉助於管理之進步，所生之總生產如昔日全部所致者之多；而其餘三子，則各盡其

天材，用其技藝，亦可獲美豐之生活。奉價值說者之田產則分爲五部，每部耕作之劣，無異於昔日。在奉生產力說者之家庭，各種之精神力與材藝，已激發而滋長，代代相益，至於無已。故後代獲得物質財富之力，每超於前代。而在奉價值說者之家庭，則愚昧與貧乏將日加，田產亦因之愈分而愈減。國家經費用之於教育青年，培護正義，防衛國家等事業，乃消費現在之價值，而助進將來之生產力者也。故一國消費之大部分，當用於後代之教養及將來國民生產力之培育或促進也。』

李氏所謂奉價值說者的生產，即爲直接生產；而奉生產力說者的生產，即爲繞灣生產。由此可知繞灣生產，非教育不可；而教育之爲繞灣生產，亦甚爲顯明矣。

以上所言，爲教育在生產上之意義。然經濟活動，除生產外，尚有消費、分配、交易等項，亦與教育有非常密切之關係。人生目的若以現實之目光視之，就在消費，即是在慾望之滿足。然人生慾望之根本雖出於天性，而其種類則多由人爲。有健全之慾望，亦有不健全之慾望。同是喫也，喫清潔之菜飯，寬儉得中，可謂爲健全之慾望；若喫鴉片，喫紅丸，則喫的慾望大不健全矣。同是玩也，玩網球、足球，鍛鍊身體，可謂爲健全之慾望；若玩妓女，逛窑子，則玩的慾望，亦大不健全矣。不特慾望有善惡之分，

即滿足慾望之方法，亦大有巧拙之別。譬如患病，無不求其速愈，迷信者禱於鬼神，智慧者求之良醫，同為滿足速愈之企求，而所得結果，則一死一愈。由此觀之，區區消費，大非易事，在消費之前，先必求其慾望之健全，再必求其滿足方法之適當。此二項事件，可謂為消費之智識，其傳授增益，亦非教育不可。故教育一方面使生產繞灣化，一方面又使消費合理化也。按消費若能合理，則一人之生產力必因之增加，所謂合理的消費，亦即可視為繞灣的生產也。

教育與分配之關係，亦若與消費之關係，在使分配合理化。今日財富分配之不均，為現代經濟制度之最大病態。少數人擁大部份之社會財富，而多數人且不能維持一最低限度的生活。種種經濟上社會上之擾動，均由此而起。推原其故，實以教育不普及不合理為最大原因。教育不普及，以致教育為資產階級之專利品，受有教育者，其生產力自較未受教育者為強，因此富者常富，貧者愈貧，而形成今日財富分配不均之狀態。向使教育能藉國家力量，使之普及，使一切人民不論貧富，均有同一機會，則各人之生產力不致相差過遠，財富亦斷不至如今日之不均也。抑又有進者，今日教育過於着重個人主義，英雄主義，只教競爭，不教合作，以致才智之士，即利用其才智以壓迫他人，而謀

一己之尊榮，以此心理做去，財富分配，安得均平？故知欲解決今日之分配問題，亦非教育不爲功。惟健全之教育，始能使分配合理化。夫分配而能公平，斯人人的慾望得有相當滿足，生產力必能因此增加，則合理的分配，殆亦可謂一種繞彎的生產也。

商業與經濟上之交易活動，爲二而一之事件，其與教育之關係，至少與其他經濟活動相等。交易之性質本爲一種生產，蓋所謂生產，即發生足以滿足人類慾望的效用之謂；而一物發生效用，除其本身有發生效用之可能外，尙須有相當之時間，適合之地點，及需要該項效用之人。譬如煤炭，在山中窯中，毫無多大用處，開採後必運往需要煤炭之處，如工廠林立之都市，氣候嚴寒之地域，始有用途；若運往熱帶而無工廠之城市，則不如不開採之爲愈矣。即在需要煤炭之處，其需要亦時大時小，工廠因事故而停工，則需要煤炭少；寒帶亦有夏季，夏季需用煤炭亦必少；即煤炭本身，若在某地某時供給已多，需要亦必減少。可知煤之爲用，不特須在需要煤炭之處，抑且須在需要煤炭之時。然即空間與時間皆不發生問題，在此個人生產制度之下，尙須各自尋覓，或競兜需要煤炭之人，而後煤之效用始充分表現，此擇地待時，及兜售之工作，即所謂商業（亦即交易）活動也。方今經濟範

圍日益擴展，昔之地方經濟今已變爲國家經濟，以至於世界經濟，此項擇地待時及兜售之工作，乃愈益複雜。再就煤斤而言，世界之大產煤者有若干地，需煤者有若干地；所需之煤，應自何地運來最便；所供之煤，應向何處運出最利；此擇地時所不可不知者也。在某一時間內，某地煤之供給，是否過剩，抑是否短缺；其煤的需要，是否有何變化，此擇時時所不可不知者也。煤既宜地合時，應如何兜攬顧客，管理買賣事宜，使煤之效用，充分表現，此擇人時所不可不知者也。此種智識可名曰交易的智識，或商業的智識，隨社會文化之進展，而日益繁重；欲從事於交易，非先具此等智識不可。智識非生而知之，必學以得之，於是交易活動之推進，亦非教育不可矣。

夫交易本爲一種生產，前已言之。處今之世，若無交易智識，幾無交易之可能，其勢亦且無生產之可能。而交易智識愈豐富，交易活動必愈有效率，生產力亦必愈增大，若是則活潑的交易，亦爲一種繞灣的生產，而其源亦由於教育也。

如上所言，教育之爲一種繞灣的生產，殆毫無疑義。更進一步言之：教育必得爲繞灣的生產，必得能培殖國民之生產力，而後可謂之曰教。教育者傳授之意，育者生產之意；傳授智識，以事生產，即

教育之本意也。顧教育在理論上雖必爲生產的，在事實上儘有掛羊頭賣狗肉之教育，傳授不生產之智識，或竟無所傳授。明清兩代之八股，美其名謂之教育，試問有何種生產智識，可以傳授？在事實上僅爲一種愚民政策而已。又如今日滬上之不良學校，除傳授學生以喫著遊惰之智識外，更無其他使命，若是者又烏得謂之爲教育？又何怪一般人士遂認教育爲一種現實的消費，消磨時光之辦法耶？故我言教育爲一種繞灣的生產，乃指真正的教育而言，非所論於假名而行之教育也。

最後我所謂生產者，乃指國民經濟之生產，不僅指私經濟之生產也。常人心目中以爲受教育後，可以做大官，發大財，子女玉帛，百福駢至，而教育誠爲一種繞灣的生產也。此種觀念，實屬非常錯誤，顧因襲於社會間者，既久且深，非有嚴重之糾正不可。吾人所以受教育，其目的在增加本人服務社會之能力，對於整個的國民經濟，有所裨益。蓋吾人爲一種社會的動物，既不能離社會以生，即當爲社會而生。人人既爲我，我必爲人人，於社會有利，即於我有利。公私經濟，原無衝突之處。我若有本領，未嘗不可做大官發大財，但必以有益於社會爲前提；若因壓榨人民而做大官，輔助列強之經濟侵略而發大財，在私經濟言誠若暫時的生產，而國民經濟已大受其害，使國民經濟而覆亡，私經濟

所得之利益，亦不能倖免也。故我言教育爲一種生產，乃因其能增加國民經濟之生產力而言，決不是指私人之發大財做大官而言。談商業教育者，尤當注意於此點也。

第二章 商業教育之性質

依據上章所述，則商業教育當然爲一種繞灣的生產；換言之，即爲增加國民生產力之教育也。在剖述商業教育之性質以前，在普通人心目中有二種謬誤之見解，似宜先予以糾正：第一種、認商業教育是發財教育；第二種，認商業教育是夥計教育。由前之說，商業之目的，在乎發財，商業教育者，即所以預備發財，亦即所以傳授發財祕訣。夫生財有大道，商業誠不失爲大道之一，然發財乃不過商業成功時之偶然條件，而非必要條件。所貴乎商業者，在能增加國民經濟之生產力，而不在爲私人發大財也。方我人從事於商業活動時，苟能對於商業之經營及組織，有所貢獻，使國民經濟之狀況，因是改良，如開設大規模之進出口行，以抵抗外商之洋行，發展國人之金融，以抵抗洋商銀行，則其效果所及，我人或因之發財，或竟不發財，但不能因或不發財，而遂以此種活動爲無效用也。又苟對於本國商業，毫無增益，而專販賣仇貨，爲虎作倀，結果未嘗不可大發其財；但此種發財，乃爲

反國民經濟的，又豈吾人所希冀哉？使商業教育專以發財為目標，而不以增加國民生產力為方針，結果將造成一批寡廉鮮恥之奸商，其危害社會，將不堪勝言。教育而至於此，尚有何存在之必要？故商業教育絕對不應認為一種發財教育也。由後之說，商業教育所以訓練一般店員夥計，使惟命是聽，使喚隨意，『既要馬兒不喫草，又要馬兒快會跑』在一般老闆階級之心目中，商業教育之使命，盡乎此矣。夫今日之商業，豈得謂盡善盡美，而遂無改良之餘地哉？商業教育之訓練人才，而必以合乎老闆之用為標準，是商業將永無長足之進步，充其極，維持現狀而已。故余以為商業教育之目的，不在造成一般奴隸式的店員夥計，而在養成一般通達事理，富於創造智識奮鬥精神之商業人員也。

商業教育之目的既明，今請剖述其性質。商業教育在經濟上言，為一種生產，前章已闡明之。在教育上言，則為職業教育之一。職業教育之精義，在使受教育者各得一藝之長，藉以從事於有益於社會之生產事業，俾獲適當之生活；同時更注意於共同之大目標，即養成青年自求智識之能力，鞏固之意志，優美之感情，不特以之應用於職業，且能進而協助社會國家，使成健全優良之分子。職業

教育之性質如此，商業教育，亦不外於此。夫職業之起，由於分工，分工愈繁細，職業亦愈不易。今以商業為例，方其源始，商品限於一二特產，市場限於一二村落，方法限於物物交換；交易之時，手續簡單，固不需若何之智識與訓練也。寢假而市場因交通工具之改良日益擴大，商品因生產方法之發明而日益增加，方法因物物交換之不便而各種交易中介以生，即所謂貨幣者是。於是交易之時，先必熟習市場之性質，次必週知商品之供需，又必明瞭交易中介之運用，缺一於此，不能奏交易之功效，交易本身，乃成爲一種職業，非有相當之智識與訓練，不能獲此一藝之長，以從事於此種生產的活動，而獲得適當的生活，此商業教育之所由起也。抑除獲此一藝之長以外，吾人尙須具有發展或改良此一藝之能力，譬如市場之性質，商品之供需，交易中介之運用，吾人固知之已審然知之之價值，不僅在能因勢利用之，以謀本身之生活，而尤在能發展改良之，以造福於將來。從事於一業之人，積年累月，其見解輒易爲一業所囿，一若天地之大，只有該業，而該業之佳，毫無問題，其結果則所從事之業，不能與外界之潮流相適應，始而缺乏發展，繼而日趨落伍，終至自然淘汰。我國山西票號之沒落，即由於此。夫業中人之見解，何以易爲其本業所囿，則因其在從業之前，缺乏業外輔助智識之基。